



画事点滴

——(1991—2000)

Stories of My Painting

● 施本铭 著

● 人民美術出版社

THE VISUAL ART'S EXPRESSING SERIES

艺术表现丛书

画事点滴

—— (1991-2000)

Stories of my painting

●施本铭 著

●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事点滴 / 施本铭著. —北京: 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02.11

(艺术表现丛书)

ISBN 7-102-02670-6

I. 画… II. 施… III. 油画—创作—经验
IV. J213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7756 号

画事点滴 ● 艺术表现丛书

出版发行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

(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)

制版印刷 北京嘉彩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2003年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 印张: 5

印数: 1-5000册 定价: 38.00元

序

今年初春时分，妻子孙敏与其同事、我的大学同窗丁品君受人美社之约，分别撰写一本关于他们自己作品的小册子。妻子劝我也加盟，听后不胜欣悦。其时我正忙碌于美院油画系高研班的琐碎事务，又加之地处东单的老屋被拆迁，过去恬淡幽闲的日子、宽敞自在的空间，一夜之间荡然无存。

我们搬入了一套窄憋的楼房两居室中，地点到不错，位于紫禁城东侧——东皇城根，目前我的后窗外正在修一座遗址公园，被称为北京的肺，但过去老屋中有约大半家当包括我所有大尺寸画幅仍还被捆绑着，至今寄存于别处。于是，工作之余不得不为安居大事四处奔波，不情愿地加入了买房者行列。开始满北京找房源，看房展会，跟房产商讨价钱、谈合同，心境顿时变得坏起来，不几天就把写书的事淡忘了。

倏忽之间，进入了炎热的暑假，我们的新房子也算有了一个初步着落。我开始赋闲家中，日夕与妻子品茗论道，不免又提到了那本小册子，见其书稿竟日渐成型，心里不禁痒起来。于是下决心，开始写。

我正式开始习画在初中。在此之前主要是临摹。小人书、水墨画、宣传画、年画、香烟盒、照片、画报，大凡是图像的东西都临过。

入初中后，开始画石膏，知造型二字。时逢“文革”，鲜有好的石膏模型，记得最爱画的是《高尔基像》，因为它洋。其余还有工农兵造像，则不爱画，嫌它土、嫌它平淡，至于《海盗》、《大卫》则闻所未闻。而好的素描范画就更没见过。从初一到高一的三年中（“文革”中初中、高中的学制均为两年），我画了大量的石膏写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都是满脑子的光影与整齐划一的线条。

对于色彩的接触是通过画水彩开始的，不过初步了解比较正规的色彩原则是插队落户以后的事。这个时期知道了法国印象派，知道了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关于

“色彩与线条”的历史之争。当时我算有技能的知青，常常被调到区委的农民画创作班，这使我有机会画大量的农村风景画，得以在实践中反复体会印象派绘画的色彩原理。

1978年考入美院以后，逐渐感到学画的苦恼。当时的艺术思维还相当简单幼稚，大家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画法上。我开始猛补被“大家认可的做画方法”。但人主要是在习惯中生存的动物，改起习惯来要比建立习惯难得多。结果新东西未消化，老习惯又破坏了，于是才情与意志均日见捉襟见肘。

重温历史，既滑稽又感伤。回味之余，却又碰到新问题：艺术家真的能拥有并享受一份自由吗？自由不是无度呀！古人说：从心所欲而不逾，动容周旋而中礼。说得有理。

自由绝非旷荡放逸、绝非恣肆纵情。

施序铭

2001年10月写于皇城根下



午间的堤岸 1993 布面油画 46.5cm × 39cm

目 录

画事点滴

序	1
第一部分	
1991 —— 1993	5
第二部分	
1994 —— 1997	31
第三部分	
1998 —— 1999	93
第四部分	
2000 —— 2001	127
后记	155

第一部分
1991 — 1993



* 作品前面的话

这部分作品画成于1991年到1993年间。对我的人生乃至艺术来说，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时间，是我进行具像艺术创作的一个复归期。

我于1982年8月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至1984年8月止，一边做基层群众文化工作，一边进行河北乡村生活题材的创作。算起来，单调的“机关生活”为时不过两年，可我无法维继。于是借“改革开放”之机跳入“大海”，踏上了一条“不归之途”。

所谓“不归之途”，不过是日后的感慨，起初可是心花怒放、意气风发呢！但是从“意气风发”转换到对“人生无涯”的感叹，经历的却是脱胎换骨、洗心革面的心路历程。非有某种切肤之痛，是不能稍有感悟的。

到了1989年我和妻子在位于京城“银街”上的红星胡同87号院中，买下一所即使是在现在来看也相当宽敞、并带有小院儿的“百年老屋”。这是第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“窝”。

1991年小女来到人世。

此时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，一颗多年居无定所的“游魂”得到了生活的庇护，“眼”前展现出一幅全新的“生活图景”，我的“灵魂”反倒安定之中挣脱出自己的“肉身”，开始呼吸到来自于周围的“空气”……



窗前的自画像 1992 布面丙烯 50cm × 61cm

《窗前的自画像》

自学画起，我就喜欢对镜自写。

进入美院后，作自画像成为我的习惯。

对镜自写不仅可以在课外进一步延展课堂中的模特写生，还能对镜发问，养成内省反思的思维习惯。

时隔七八个年头后，我再一次在镜中找到了“自己”，这就是这幅《窗前的自画像》的缘起。

我画这幅画有两方面的愿望，一是表达我对“家”的感受，二是时隔多年后重新审视自己。

我这人在本质上特爱家，喜欢在家庭中享受那种幽闭的感觉。同时“家”的幽闭又不是与世隔绝的，只是把窗外的世事进行适当的过滤，把琐碎的事情变得单纯，抽取出精华来，使我的生活与艺术获得助益。时隔多年，画中窗户的设置，忽然生出了它的意义。这只是站在观者立场上的一种诠释，在当时的画境中，它是一个孤独中的人实实在在的心理需求。

既然画面中出现了真实的环境，就需要有一个真实的主人翁。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。我庆幸自己重新出现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之中。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，有我心理上最为倚重的“家”、“空气”、“阳光”。于是我把自己的软弱，统统在这个“空间”中袒露出来。我需要审视与我久已疏离的灵魂。

《小石榴》

除了在小画室中工作外，家门外的庭院是我常光顾的地方。



小石榴 1992 布面油画 27cm × 36cm

记得当时我栽种了约五十多种花木，你一定认为我在夸大事实，但这是真的。

当时收集花木品种主要靠朋友帮助，移栽育种是常用手段，买是买不起的。当然朋友手中也没有什么名贵木，不过相互交换些百姓家常草木，养养性情罢了。

像《小石榴》就算我的“百花园”中的小王子，对我而言它实在太漂亮了。

《夏日》

《夏日》中的模特是我的妻子。

总对着镜子画自己，不免有厌倦的时候。妻子往往是画家们最钟情的模特，譬如凡·爱克画了杰作《玛格丽特·凡·爱克》、伦伯朗画了无数《莎士姬亚》，以及画了著名的《亨德里克》，阿里卡也是不停地“折磨”他的妻子。

我也一样，特别想画好妻子，可总是事与愿违。好友宋晓霞曾毫不客气地在她的文章中“指出”：施本铭不像孙敏了解他那样了解孙敏。我嘴上不太服，可心里承认。



夏日 1992 布面油画 64cm × 65cm



雨雾荷塘 1993 布面油画 27cm × 36cm

《庭院丝瓜长》

庭院里的丝瓜棚是我和几位朋友亲手搭建的，材料取自家中盖“违章建筑”剩的废料。粗些的用来做立柱，精细的搭棚顶，一切都依照乡村里的模式做。与大院连接的地方用篱笆墙隔起来，过道安上栅栏门儿，栽上从花友们那里移植来的蔷薇花，种上洋山药、丝瓜、葫芦、喇叭花。第二年春天，篱笆墙、丝瓜棚花香四溢、果实累累。尤在天晴气朗、日头西垂时分，蝉鸣鸟啭，一家老小置身其中，其情其境，好不惬意！



庭院丝瓜长 1992 布面油画 64cm × 65cm

《秋》

看完自己，就想看看别人，在别人身上找一种更为具体的存在，这是我的另一个心理需要。如果说自画像帮助我进入深邃的心理空间的话，那么画身边的朋友以及画陌生人，使我对身外世界的存在有了切身的体会。

《秋》中的模特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，这张画不是计划中的。本来这位朋友说好为我找几位漂亮的女演员来画，然而未果，朋友只好自己冲锋陷阵，上来堵枪眼儿。或许你能看出他脸上些许的无奈吧？我是饥不择食，既然有人坐在我的画架前，就顾不得客套了。

这样熟悉的对象，画起来往往得心应手，不费什么力气。由于比较了解对方，因此能从他的“毛病”切入主题，使画面内涵产生趣味，这在对陌生人的写生中是难以获得的，它可以成为作画时的“机趣”。

这幅画的要点在于对物体质地的深入仔细地描绘的乐趣上。这种无休止的对物体质感的要求，就是向外界观察的愿望所产生出的推力所为。一个画家对质感描绘程度的把握，能说明他观察外界事物的愿望的强弱。不信你瞧古代北欧画家作品中对物体质感所作的深入表现。

《清纯少女》

清纯少女是许多画家喜欢画的题材，我也如此。但清纯少女并不好画。就像画绽开的花朵，其意向极不易被把握。

少女的清纯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空白，而是什么都包含，只不过浑然天成，其排列有序的“天然密码”还未被世俗所打乱。